



陳坡集卷第二十四

叙十四首

南坡集叙一首

送張子平詩叙一首

牡丹記叙一首

送杭州進士詩叙一首

邵茂誠詩集叙一首

錢碧勤上人詩集叙一首

自見釋先生詩集叙一首

徐州鹿鳴燕賦詩叙一首



王定國詩集叙一首

聖散子叙一首

田表聖奏議叙一首

樂全先生文集叙一首

范文正公文集叙一首

居士集叙一首

字說三首

文與可字說一首

楊為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叙十四首

南行前集叙一首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
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
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
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賦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
嘗敢有作文之意已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
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
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歸於中而
發於咏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篇篇謂

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
得於談笑之間而泚勉強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
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叙一首

勸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迄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十
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
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
盛矣詩曰誕之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
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
之所闕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頌大光明秀

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
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
平以為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
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
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
者任重道遠必如此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
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
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
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
為同年友衆以子平宜為此文也故不得辭

牡丹記叙一首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罍綠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與其臺卓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竒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而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

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為新竒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蠢迂闊舉世莫與為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為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為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雅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為公紀之公家書二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送杭州進士詩叙一首

右登彼公堂四立早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

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志於得者偽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為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况使之弃其所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聽

無德不報二二子 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示叙一首

貴賤壽夭天也所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然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虞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必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付非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必不用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陸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暇其文清和妙麗如

晉宋間人而詩大不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
其為人篤學強記亦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
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
身且疑其將病也以剛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
其喪在焉入哭之以收棺瓦燈塵埃蕭然為之出涕太息
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楊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過皇甫
士安之為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
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能亦茂誠之意也

錢塘勸上人詩集叙一首

上韋公罷廷尉賈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賈客欲往

韋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一貴一賤交情乃目也世以為口實然余嘗薄其為人
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
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
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高家俊自庸衆
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
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
倦而其退老於穎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賈者
唯恐其不聞於世也一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
過韋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

瞬息俄頃之際翟公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
人遠矣公不喜佛也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
引而進之佛者惡也切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
明才智有學問者公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
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
公又非有德於勤也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余
然後益知勤之賢德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
功名其不負公也歟 癸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
勤出其詩若干篇亦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
而傳也若其為人之天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晁君成詩集引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
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
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
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
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
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
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五言常誦之云爾
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
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

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
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
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
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
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
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
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
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
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
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

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
之必有後也昔李邵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
入蜀館於邵邵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邵
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
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鳧繹先生詩集叙一首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闢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史之不闢文與馬之不惜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
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
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

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
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
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
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鳥冠繹
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
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
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
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
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
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

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
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生之文則益求
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海內乃錄而藏之先生之文
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室也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叙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躬御選士已泯而不
足行永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慶曆而卒於
平之一經終於廷策庶幾晁董之三道者此
實真惟孝秀之淵元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
壯晦會于黃樓脩舊事也此實真旅百貢先前列之

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清石出仰
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
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
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
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
山陰直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
余屬為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
偶儂之文疇昔所上楊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
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叙一首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
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
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
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
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
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
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
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
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

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相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寒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寒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

聖散子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聖散子叙一首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瘕瘡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傑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口最為危急其表裏虛實具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效輕者

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入巢君穀穀多學子好方祕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田表聖奏議叙一首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大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

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樂全先生文集叙一首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邠鴻豫書慨然有烈士

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

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截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斬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

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然成文皆可書而論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魯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叙一首

慶曆三年軾始摠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

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載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及其何為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天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叟意師又十一年遂與其

本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清之業見蜀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詞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時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懷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依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曲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

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權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拾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一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賦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心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

二十一日

居士集叙一首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庶然從之而世無

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眞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其

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子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上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

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伯六十六篇補於其子棻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字說三首

文與可字說一首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耻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

其為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為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為子張者也與可之為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為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為子張者也

楊薦字說一首

揚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已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黻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為飲食者為飽也所為衣服者為暖也若直曰飽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為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是與不足之間若是是以已矣而必為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凜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墻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為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以不義由此觀

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
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
矣藉之用茅何處是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為藉
是君子之過也以自尊也子欲揚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
名薦而取諸易以為之字揚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
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張厚之忠甫字說一首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為志
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
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之言有

約而義博者湯必飲飢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
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
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知者得之而後智施
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飢渴飲
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
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
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雖孔子可庶幾
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字者至
矣吾不能加豪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
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

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東坡集卷第二十四

東坡集卷第二十五

表狀三十二首

齊州謝上表一首

徐州謝上表一首

徐州謝獎諭表一首

徐州賀河平表一首

湖州謝上表一首

到黃州謝表一首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一首

謝量移汝州表一首

乞常州居住表一首

到常州謝表二首

登州謝上表二首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一首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一首

辭免中書舍人狀一首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一首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一首

謝宣召入院表二首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勞記二首

辭免侍讀狀一首

謝除侍讀表二首

謝賜一御書詩表一首

謝三代早出院表一首

密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昨奉 勅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到
任上訖草芥遠微取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

撫躬已自知亦不無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
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貧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第
刻之文論不遇待官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
處以散材一日離去闕庭屢更歲歲塵埃筆硯漸忘
舊恩予之判京奔走之身書祖識小人之情偽欲自試於
民社庶有助於涓埃以為公朝不廢私願攜好學上國
預憂桂玉之不克售即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
何幸勅獲所求雖九死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
云計亦有此道遂以無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
建太平之業以爲人而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

徐州謝上表一首

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認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
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為臣之報國臣無
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
恩深厚撫已兢慙臣軾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
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為先後之
容向者屢獻鼓舞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為異蓋篤
信其所聞顧慙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存朴忠之素
既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

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
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
燾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付善
地民溥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成之
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謝獎諭表一首

臣軾言伏奉今月四日 勅以臣去歲脩城捍水粗免
踈虞特賜獎諭者奔走服勤人臣之常事褒稱勞勉
學者之至榮自惟何人乃辱斯語臣軾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念臣學無師法才與世疎經術既已不深吏事

又其所短累承優寄卒無異稱寃如定遠之言平平無
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乃者河決漕淵毒流淮泗百
者皆作蓋德吏之勛勞三板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
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國璽書之榮以為私室之寶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四海子養萬民哀無辜之遭
罹特遣使以存問旣蠲免其賦調又飲食其饑寒所以
錄臣之微勞蓋將責臣之來效臣敢不躬親畚築
益修今歲之防安集流亡盡復平時之業庶殫朽鈍少
補絲毫臣無任

徐州賀河平表一首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者聖謨獨運天眷
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
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
生臣軾中謝伏以大河為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
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
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
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
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無虞故患
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
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溥天同慶維豐沛
之大澤實沐浴之所鍾伊昔橫流凜孤城之若塊迨茲
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
官守有恨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
情而作頌臣無任

湖州謝上表一首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本月二十日到任
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
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
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
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實三館蒙陛下之過聽

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甦思造而才分所局有
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
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
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
求其備嘉善而容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
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
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
老之望臣無任

到黃州謝表一首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 勅責授臣檢校尚書
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
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州訖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
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
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摺紳親逢睿哲
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
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
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
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安索罪責情
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

豈謂尚玷散負更以善地投畀麀麀之野保全携操之
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刑並
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
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
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為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
思愆心深悟積年之非永為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
殺身庶幾餘生未為弃物若獲盡力報稱之下必將
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一首

一軾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准淮南轉運司牒奉

聖旨差官取勘臣前任知徐州和覺察百姓李鐸郭進
等謀反事臣尋具祈在任日曾選差沂州百姓程集令
緝捕凶逆賊人致集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
至今年七月二日復准轉運司牒坐准尚書刑部牒奉
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因當
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
愍憐之數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殊遇
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於所部下不能以
刑齊物消姦宄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
職夫豈勝誅况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

撫已知危至捕輶羣盜之功乃是隣近一夫之力靖言
其始偶出於臣雖為國督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
足言勞勉自列於涓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蕩然之
澤許以勿推收驚魄於散亡假餘生之畧刻退息所自
為幸何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舞虞舜之于小人不
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宥有可
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存情何嘗記過而忘是豈益悟
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無地布
衣蔬食或未死於飢寒石心木腸並不忘於忠義臣
無任

謝量移汝州表一首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
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弃罪
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元
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從州府出無郡縣
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宥有愧
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縹緲之
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
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

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記錄開其惘悔許以
甄收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
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雲集弭
寇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
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公嗚呼天
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乞常州居位表一首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感怒雖
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報
隨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弃物枯槁餘生泣血書

詞乎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
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親
聞德音以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又只恩私既
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誠坐廢五
年積憂薰心驚馬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
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
弃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
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
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
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皆不用聲竭

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
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耻工
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
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
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住徐沛日以河
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唐蒙朝廷降
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榮令購捕凶黨致獲
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 聖恩保明放
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
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紓所便重念

臣受性庸懦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
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
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
有今日伏惟 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民得天下
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可不弃一夫勃然中興
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
攻死生莫保雖身見鴈飛集何足計於朝廷而犬馬蓋
惟猶有求於陛下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
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到常州謝表二首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
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
常州訖者積累難磨未經洗滌至仁易感許即便安
祇荷寵靈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
夷向非 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兩心未報自
志不從已分沒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
桑榆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大縱寬奉
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之成謀念此管蒞之微庶幾簪
履之舊自俾安田而稍出縲囚飽食無思但日聞於新化
杜門自省當盡念於往行 臣無任

又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
於常州居住奉 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
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弃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忍
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涕零中謝伏念臣
猥以凡才早塵仕藉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廢
弃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泝泐萬里偶脫命於江潭豈明
此生得從所便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
至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
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

碎首剝肝尚未知其死所臣無任

登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
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
綈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墮涕何言中謝臣聞
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
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
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拉言畢此生
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為平人洗
滌瑕玼盡還舊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內行魯閔之

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
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
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 先帝全臣於
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弃之地沒身難報
碎首為期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
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寵命過優訓詞尤厚非臣愚
意所克承當臣軾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所領州下臨
漲海人淳事簡地瘠民貧入境問農首見父老戴白

扶杖爭來馬前皆云枯朽之餘死亡無日雖在田野亦有
識知恭聞 聖母至明而慈 嗣皇至仁而孝每下號令
人皆涕流願忍垂死之年以待惟新之政言雖甚拙意
則可知見朝廷擢臣於久廢之中謂臣愚必有以少塞
其責或能推廣 上意惠康小民而臣天資鈍頑學問
寡淺心已耗於多難才不周其一身將何以上答聖知
下慰民願伏惟 大皇太后陛下以任妙之位行堯舜
之仁勤邦儉家永為百王之令典時使薄斂故得萬國
之歡心豈煩燭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
求名臣無任

辭免起居舍人第一狀一首

右軾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守起居舍人
者臣受材淺薄臨事迂踈起於罪廢之中未有絲毫之
效驟陞清職必致煩言願回虛授之恩庶免素餐之愧
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辭免起居舍人第二狀一首

右臣近奏乞辭免起居舍人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者天威在顏不違咫尺父命於子惟所
東西况茲久廢之餘敢有不回之意伏念臣受性褊狃
賦命竒窮既早竊於賢科復濫登於冊府多取天下之

公器又處衆人之所爭若此而全從古未有今者出於
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驚魂未返若驟膺
非分之寵恐別生意外之憂縱無人災必有鬼責伏望
聖慈廓天地包函之量推父母愛憐之心知其實出於
至誠止欲自處於無過追還新命更選異材使之識分以
安身孰與包羞而冒寵再伸微懇伏俟重誅所有告身
臣不敢祗受

辭免中書舍人狀一首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伏念
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

月而擢爲右史欲自勉強少耐恩私而才無他長職有
常守出入禁闥三月有餘考論事功一毫無取今又冒
榮直授躡衆驟遷非次之陞旣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
安願回異恩免速官謗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

謝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右
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
豈平生之所望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詞命之
職古今所難非獨取之於文蓋將試之以事至於機務亦
或與聞雖四戶擅權非當時之公議而五花判事亦前

代之美談及夫三字之除乃是一切之政但謂內朝之法
從安知宰相之屬官既任止於訓詞故權移於胥史恬
不知在習為故常 先皇帝道冠百王法垂萬世建六
官而修故事關三省以待異人典章一新名實皆正遂
申明於四禁俾分領於六曹遠則追直閣之司近則通
檢正之任雖未聞政而聞事蓋須有德而有言如臣之
愚無一而可草創潤色既非鄭國之材除書生德音又乏
唐人之譽言勿心當此選莫測其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將聖與仁能哲而惠雖在三年不言之際已方平日並
照之光而臣日侍通英親聞訪道仰天威之甚近知

聖鑒之難逃謂臣嘗受先朝之知實無左右之助并環
往昔責效將來臣敢不益勵素心無忘舊學上體周公
煩悉之誥助成漢家深厚之文苟無曠官其敢言報臣
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聖
神獨斷出成命於省中衰病增光溢虛名於朝右訓詞
之重士論所榮臣軾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聞有言逆
心此古人所以顛沛積毀消骨非聖主莫能保全臣本
受知於裕陵亦嘗見待以國士嘉其好直許以能文

雖寬謫流離之餘決無可用而哀憐收拾之意終不少棄
抱弓劍以長號分簪履之永弃豈期晚遇又過初心矧
外制之深嚴極西垣之清要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
為得人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脩之故事不試而用于
今幾人遂超同列之先遠繼前脩之末夫何頑鈍有此
遭逢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子
憂深故任其事者重愛極故為之慮也長敷求哲人以
遺嗣聖所以兼收而並用庶幾有得於其間臣敢不盡
其所能期於無愧始終自誓故常以道而事君夷嶮不
同則必見危而授命 臣無任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一首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
臣竊謂自從西掖直遷內制雖祖宗故事而近歲以來
少有此比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選臣自量三者皆
不治人驟當殊擢實不自安伏望聖慈察臣至誠非尚
辭避追還異恩以厭公論謹錄奏聞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一首

右臣近者奏乞詞免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伏蒙降詔
不允者天地之恩義無所謝父母之訓理不可違而臣
至愚尚守所見再頓微懇不避重誅非獨以愚子問荒唐

文詞鄙淺已試無效如前所陳實以勞舊尚多必有積
薪之謂兄弟並進豈無連茹之嫌誠不自安非敢矯飾
伏望聖慈亮其悃幅特許追還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
有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

謝宣召入院狀二首

右臣今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
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而樓使
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
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親事秘
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

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惠之養玉
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
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
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胙聖神雖高陰不言
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
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
心力圖後効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
私人之請臣無任

右臣今日西頭供奉官克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
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
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
詞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非徒翰墨
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絕同僚歎裴李於座上功成異
域得頗收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此選而臣頗思自信
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
次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闕三官試以百為而無一可保
全已幸擢用何名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協天
人心存社稷受聖子之託天下抱神孫而朝諸侯魏

其有成功不見治迹斷斷而無他技專用老成推其類
以及臣觀何能而在此忠義之報死生不移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名微不稱寵至
若驚伏念臣經術空疎吏能短淺少年自守無用於作
新去國生還適逢於求舊自初何云補遺厚守甄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聰明天縱法乾坤之廣運體
日月之照微過採虛名使陳薄技敢不激昂晚節砥礪
初心雖洪造之難酌盡微生而後已臣無任

又

臣軾言蒙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寵光逾分榮
愧交中伏念臣本以疎愚起於遐陋學雖篤志皆場屋
之空文言不適時豈朝廷之通論老於憂慮望絕滄紳
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總覽政綱灼知治體而復祖
宗之舊章兼收文武之資過錄愚忠以敦薄俗敢不臨寵
而懼職思其憂非敢有意於功名庶幾少逃於罪悔臣
無任

謝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
金渡銀鞍轡馬一疋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

分六闕之駟駁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
拜恩俯俛流汗交并臣軾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
才短襲布韋而自薦偶忝搢紳駕欵段以言歸終安畎
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摠覽衆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
用章無白駒於空谷不違寒陋而被光華攬佩以恩遂
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
金鍍銀鞍轡馬一匹命服出笥榮動搢紳左驂在廷光

生徒馭德不得物愧無所容臣軾中謝伏念臣衰朽無功蠢愚不學已分鷄梁之刺敢逃負乘之譏再惟此恩何自而至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至神廣運盛德兼容躬周公之勤勞而逸於委任實老氏之慈儉而侈於禮賢致此光榮下及微陋慨然攬轡敢有意於澄清束以立朝尚可言於賓客臣無任

笏記二首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弃之材將建

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臣無任

又

西掖代言已愧一時之高選北門視草又忝諸生之極榮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辭免侍讀狀一首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準閣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

者入侍邇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摘章句實以仰脩顯闕
臣學術淺陋恐非其人况臣待罪禁林初無吏責文如
廩賜之厚益負尸素之憂伏望聖慈察其誠心追
回新命以授能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謝除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學術本陋老復
加於寒訥官職愈近職專在於討論退省其愚豈知所
措中謝伏以天威咫尺顧末技以何施聖敬日躋豈群
臣之可埋非張禹寬中之為李無量懷素之懿文則
何以奉天子立學之游求王人多聞之益如臣愚暗何

與選掄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卓然生知附以好學方

高宗恭默之後正宣帝勵精之初衆論並陳悉洞照其
情偽陳編一覽已周知於廢興察臣衰病而無求庶可
親近而寡過故茲拔用驟及疲駑臣敢不温故知新
粗辨有司之職見危致命更輸異日之忠臣無任

又

臣軾言今月一日蒙恩除臣兼侍讀者北門視草已叨
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猶非稱愧
汗交懷中謝竊惟誦讀之臣止必言語為職考功課吏
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替潤豈臣愚暗

亦所克堪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 爰思深長德業
久大受 先帝投報之託為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
前後之人罔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
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
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閑未知所報畢微生於盡瘁
終致此心臣無任

謝賜 御書詩表一首

賦言 今月十五日賜宴東宮伏蒙聖恩差中使就
賜臣 御書詩一首者玉筆上尊霈若雲天之澤寶
宸翰煥乎奎壁之文喜溢心頭光生懷袖臣賦誠

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緣末技獲玷清流早歲
竒已老江湖之上餘生何幸得依日月之光入侍燕閒
與聞講學卒桓榮之業因人而成登劉洎之床則臣
豈敢夫何珍賜亦及微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
本生知才惟天縱文不數於游夏書已遍於鐘王心
慕手追陋文皇之由學字筆縱字大笑宋武之未工知臣
遭遇之難欲以顯榮其老鏤之金石庶傳玩於人人
付與子孫俾輸忠於世世臣無任

謝三伏早出院表一首

臣賦言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

乃緣異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
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
絲毫遽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
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夕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
歸下遂踈愚之性臣無任

東坡集卷第二十五

東坡集卷第二十六

表十六首 笏記附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笏記二首

杭州謝上表二首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賀興龍節表一首

賀坤成節表一首

啓十一首

謝秋賦試官啓一首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謝制科啓一首

賀楊龍圖啓一首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賀吳副樞啓一首

答許狀元啓一首

表十六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

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遠同河

洛之符隸職其間省躬非據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伏念臣學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違用

之器少時妄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

於田畝屬聖神之履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收

遽迫犬馬之疾力求閒散未免顛擗豈謂 皇帝陛下

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強置之禁蔽

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貴其行

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無愧之
為安但未死亡必期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士
知杭州者比靡清密久愧素餐內閣深嚴復膺殊寵以
榮為懼有覲在頽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
命數奇與人多忤遭遇 仁祖忝竊賢科繼蒙 英廟
之深知尤荷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親
日月之无常恐餅粟之溢故求閑散以避災屯豈謂

太皇太后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下固無
異於子孫委任官師本不忒於中外致茲衰病不夫
清華然臣詞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雖云稍遠於事
地尚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自循履冰知戒庶全
孤節少吝殊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鑲銀
鞍轡一副馬一疋者出笥之珍已華朽質解駮之賜
益耀衆觀顧惟何人亦被茲寵臣軾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念臣少而拙訥老益疎愚山野之姿非文繡

之所及疲篤之質雖報策以何加方祈冗散之安更
忝便蕃之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熙儒術固羅人
材不愛重服寵數之章使為吏民瞻望之美據按有
愧束誰知榮敢不奉以牧民永思去害之指施之大
也庶無學製之傷臣無任感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
鞍轡一副馬一疋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
用錫具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臣軾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疎用茲真

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美荷寵章之蕃庶人以為榮
歎之支離臣惟自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知人
堯哲徧物舜仁時道拾遺補過之臣出為承流宣化之
任予衣安吉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
敢不勉思忠盡務報恩勤永惟廐庫之珍莫非民力無
忘獄市之寄以副上心臣無任

笏記二首

臣軾言隸職家居承流聞寄自知衰朽有玷寵光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揔攬群材靡遺片善曲收頑鈍迭蒙
清華位傾州木之心莫報乾坤之施臣無任

又

既塵美職復玷名藩榮寵過情省循知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特示寵章以旌眷
遇恩勤莫報生死難忘臣無任

杭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今
月三日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越得
抗又過平生之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
自廢黜驟登禁嚴畢命驅馳未償萬一懷安退縮豈所
當然蓋散材不任於斧斤而病馬空磨於芻粟致求外

補以盡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緝熙光明無為蓋虞舜之
仁萬學有仲石之智而臣猥以未技日奉講帷凜然
威光近在咫尺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
好問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奇窮荷眷遇之
不移竊恩榮而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物而犬馬
之報期於殺身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
今月二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入臣

之殊選在儒者以尤崇臣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以
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
逃於滿盈仰荷至仁由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
父老遺民與臣相聞知朝廷較近侍為太守蓋聖主
視天下如一家鞭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勿
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
日月之照邪正自分每包函其意迂欲保全其終始
兄弟孤立嘗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於晚節

杭州謝放罪表三首

臣執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上

章符罪奉 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
求事關利害源從一切之使宜由荷天慈不從吏議臣
執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緣別拙屢致憂虞用
之朝廷則逆耳之卷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
于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
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頓於衆言
恭惟 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群下退託
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
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屢憲章以全羣使臣敢不省循過
咎祗服簡書者此善民自下犯於漢法時有貸捨用益

廣於堯仁臣無任

又

亂群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姦猾之敢行方
俟謹何豈期寬宥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法吏
經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 祖宗信
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
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才
難以議此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
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
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僉摠以示寵

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為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終
臣無任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臣軾言宗祀告成備累朝之盛典端門肆眚蒼萬宇之
歡心凡有識知舉增朴躍臣軾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竊
謂 祖宗恩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
解之仁必在當郊之歲恭惟 皇帝陛下憲章 六聖
左右三靈上帝眷而風雨時至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
禮對越昊天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備復奏軌道於
東流潘邠顧懷錫鴻名於西府臣備負法役待罪守臣

想聞路寢之鼓鍾曾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臣無任

又

臣軾言嚴配禮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蒙一洗之恩舉有惟新之喜臣軾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功存廟社而詞其禮德及草木而諱其名此聖人之所難幸微生之親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勲高任妙道配唐虞顧惟致治於和平孰不歸心於保佑合宮均福畢備累聖之文會慶告成不居先后之位臣職叨禁後身遠闕庭既欣渙汗之私溥霑動植更喜謙光之

獨冠古今臣無任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卷者論道調元雖大臣之職授時賦政亦郡守之常而臣供奉內朝便指一道居則代言而頌令出則勸民以務農沐此恩榮敢忘奉順臣軾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文明憲占春哲先天歷象教民本堯舜之智水旱乖已蓋禹湯之仁因將推廣其誠心豈特奉行於故事爰因歲首已宣布於王言孰謂民愚咸識知於帝力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一卷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為急庶日不失日官既有常先時不及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致其惻怛之誠習見頒行止謂有司之故事考其情實則本聖人之用心臣軾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元功在天盛德冠占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與物為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書悉傳閭里庶德音之昭格致嗣歲之豐穰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軾言天佑民而作君惟德是輔帝王商而立子有開必先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臣軾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敬日濟以若稽古之心上尊至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靖共天壽平格臣久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鶴俸阻陪於下列接千歲之望猶及見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一首

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於雅頌恭紀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之常分中賀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祖宗元勳本自無心袖智實止於至靜同守大器于茲六

年放億萬之羽毛禾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
豈如散稟以活飢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事載瞻象闕
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罄華封之祝臣無任

啓十一首

謝秋賦試官啓一首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野田之間亦
學為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人蓋
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
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諸掌降及近世析
為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吏事惟其

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為學者亦無施於
民遊庠校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指詩賦場屋後進挾聲
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顧雕蟲而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
忘終始之意曾不相泐貴賤之間亦因遂闕下之士有
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
儒之實顧茲媮弊常竊憫嗟苟非常世之大賢孰拯先
王之墜典伏惟某官才出間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
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為儒者之宗明習政事而皆
有本原守持經術而不為迂闊世之系望上所深知輟
自朝聯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

至寬而犯今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材欲聞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均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制治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平昔所歎於今遂忘軾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為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人之舉翻然如界之羽翼追逸翮以並遊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間碌碌於塵埃棄楚之地雖識恩之所

自顧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歐陽內翰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 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恠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

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措笏跪起謝恩于門

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啓

王內翰

右軾啓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個儻超後之才則懼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為進士之科昔稱淳剽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

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罔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
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
橫溢竒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
圓蓋天下望為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軾之不肖與
在下風顧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軾亦恃有
執事以為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
大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寔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材非
顧當時之所悅眇然陋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
大賢自足以破萬人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
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毛髮之效少

若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梅龍圖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
下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
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
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
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矣古之所
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
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
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

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能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以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為近古賦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

又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韓舍人

右軾啓軾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媮蓋不推恩則無所蕪容不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為君者常病於察為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歸於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況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

所利國豈容樹恩今上推不惡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
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消嚮者哀憐
老儒故為持奏之令憫惻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
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
人執事為時求材憂國忘已所圖甚速將深計於安危
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偽擧
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
小才偶在誅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
此之堅將天下寶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逐其私願感荷
激切不能自勝

范舍人

方執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
好惡則存乎其上文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最著
者蜀人為多蓋扣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我冠曳佩
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絃
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
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
民始息有教死扶傷不服最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竺
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
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擇耒耜而

執筆硯者十空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
十軹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
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
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
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得
之者其喜之喜樂豈知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
梅公之於蜀人其治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欣度
量其若使觀天子之光與相知王侯又甚遠矣軹也
在十二人之中謹因聞更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
執事之鄉人得官之多也

謝制科啓一首

右軹啓今日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
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
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惟有取
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
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
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
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
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
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

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
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
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激之以寵利而
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
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
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
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
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
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
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

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
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
傳於家學為文不顧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
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
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
能動人讀書踈略而難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
蓋伏過其官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處叢稱所被
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致茲庸亦亦
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辱歷觀前輩由此為致
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計國之始過以徃未知所

裁

賀楊龍圖啓一首

右軾啓伏審新政直職擢司諫垣傳聞迤邐竦動觀聽
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
化方今朝廷之上躋為無諍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
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
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人之
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華
因墳典而道新招之詩左師觸龍語譴弼而及長安之
質徒盡拳拳之意示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

忠臣愛君之至今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
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幾因之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
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
常隱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
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
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務
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
而不為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
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
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遠去軒屏忽已改歲向風瞻德何翅飢渴前月十四日到任翌日尋已交割訖賦本凡利繕葺選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自到任已來日夜厲精雖無過人庶幾寡過伏惟昭文相公素所獎庇曲加搜揚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為要事編木棧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敗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于今雖有儻輕酬獎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生以自慙惟有

署置之必以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吳副樞啓一首

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即欲裁問少通勤拳以為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未敢輒為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摠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機略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廉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為至難幸而得之或已老矣今以明公

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方將以未獲之事盡付
於明公明公宜愛此不貲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
言不能勝

答許狀元啓一首

古執啓伏以賢俊之士固將有以挾持富貴之來豈能
為之損益共者在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
豪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伏惟狀元簽判廷評以粹
美之質負異之才自遠方而遊上都以一日而蓋天
下士既望風而知不敵人皆歛衽而謂當然苟非素與
交遊之流安敢輕為賀問之禮不期謙抑過錄庸虛忽

承牋牘之臨皆自聽聞之誤禮非所稱媿靡自任先
皇帝未明求衣久已格於至治洮盟憑几尚不忘於
選賢庸登哲民以遺後聖雖喜車旌之召旋興弓劍
之悲臣子之心速迹若一即日承已拜命計將就塗
念展謁之何時徒向風而永望謹奉啓陳謝不宣

西

金華書院

